陳書/卷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八 ◄

陳書
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

沈炯　虞荔　馬樞

► 卷二十

沈炯　虞荔弟寄　馬樞

沈炯

沈炯字禮明，[1]吳興武康人也。祖瑀，梁尋陽太守。父績，王府記室參軍。

炯少有雋才，為當時所重。釋褐王國常侍，遷為尚書左民侍郎，出為吳令。侯景之難，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，以炯監郡。京城陷，景將宋子仙據吳興，遣使召炯，委以書記之任。炯固辭以疾，子仙怒，命斬之。炯解衣將就戮，礙於路間桑樹，乃更牽往他所，或遽救之，僅而獲免。子仙愛其才，終逼之令掌書記。及子仙為王僧辯所敗，僧辯素聞其名，於軍中購得之，酬所獲者鐵錢十萬，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。及簡文遇害，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，僧辯令炯製表，其文甚工，當時莫有逮者。

高祖南下，與僧辯會于白茅灣，登壇設盟，炯為其文。及侯景東奔至吳郡，獲炯妻虞氏，子行簡，並殺之，炯弟攜其母逃而獲免。侯景平，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，特封原鄉縣侯，邑五百戶。僧辯為司徒，以炯為從事中郎。梁元帝徵為給事黃門侍郎，領尚書左丞。

荊州陷，為西魏所虜，魏人甚禮之，授炯儀同三司。炯以母老在東，恆思歸國，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，恆閉門卻掃，無所交遊。時有文章，隨即棄毀，不令流布。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，為表奏之，陳己思歸之意。其辭曰：「臣聞喬山雖掩，鼎湖之靈可祠，有魯既荒，大庭之跡無泯。伏惟陛下降德猗蘭，纂靈豐谷。漢道既登，神仙可望，射之罕於海浦，禮日觀而稱功，橫中流於汾河，指柏梁而高宴，何其樂也，豈不然歟！既而運屬上仙，道窮晏駕，甲帳珠簾，一朝零落，茂陵玉碗，宛出人間，陵雲故基，共原田而膴膴，別風餘（趾）〔址〕，[2]對陵阜而茫茫，羈旅縲臣，能不落淚。昔承明既厭，嚴助東歸，駟馬可乘，長卿西返，恭聞故實，竊有愚心。黍稷非馨，敢忘徼福。」奏訖，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所，兵衛甚嚴，炯便以情事陳訴，聞有人言：「甚不惜放卿還，幾時可至。」少日，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。紹泰二年至都，除司農卿，遷御史中丞。

高祖受禪，加通直散騎常侍，中丞如故。以母老表請歸養，詔不許。

文帝嗣位，又表曰：「臣嬰生不幸，弱冠而孤，母子零丁，兄弟相長。謹身為養，仕不擇官，宦成梁朝，命存亂世，冒危履險，（自）〔百〕死輕生，[3]妻息誅夷，昆季冥滅，餘臣母子，得逢興運。臣母妾劉，今年八十有一，臣叔母妾丘，七十有五，臣門弟姪故自無人，妾丘兒孫又久亡泯，兩家侍養，餘臣一人。前帝知臣之孤煢，養臣以州里，不欲使頓居草萊，又復矜臣溫凊，所以一年之內，再三休沐。臣之屢披丹款，頻冒宸鑒，非欲苟違朝廷，遠離畿輦。一者以年將六十，湯火居心，每跪讀家書，前懼後喜，溫枕扇席，無復成童。二者職居彝憲，邦之司直，若自虧身禮，[4]何問國章？前德綢繆，始許哀放，內侍近臣，多悉此旨。正以選賢與能，廣求明哲，　趄茬苒，未始取才。而上玄降戾，奄至今日，德音在耳，墳土遽乾，悠悠昊天，哀此罔極。兼臣私心煎切，彌迫近時，慺慺之祈，轉忘塵觸。伏惟陛下睿哲聰明，嗣興下武，刑于四海，弘此孝治。寸管求天，仰歸帷扆，有感必應，實望聖明。特乞霈然申其私禮，則王者之德，覃及無方，矧彼翔沈，孰非涵養。」詔答曰：「省表具懷。卿譽馳咸、雒，情深宛、沛。日者理切倚門，[5]言歸異域，復牽時役，遂乖侍養。雖周生之思，每欲棄官，戴禮垂文，得遺從政，前朝光宅四海，劬勞萬機，以卿才為獨步，職居專席，方深委任，屢屈情禮。朕嗣奉洪基，思弘景業，顧茲寡薄，兼纏哀疚，實賴賢哲，同致雍熙，豈便釋簡南闈，解紱東路。當今馮親入舍，荀母從官，用睹朝榮，不虧家禮。尋敕所由，相迎尊累，使卿公私得所，並無廢也。」

初，高祖嘗稱炯宜居王佐，軍國大政，多預謀謨，文帝又重其才用，欲寵貴之。會王琳入寇大雷，留異擁據東境，帝欲使炯因是立功，乃解中丞，加明威將軍，遣還鄉里，

收合徒眾。以疾卒于吳中，時年五十九。文帝聞之，即日舉哀，并遣弔祭，贈侍中，諡曰恭子。有集二十卷行於世。

虞荔

虞荔字山披，會稽餘姚人也。祖權，梁廷尉卿、永嘉太守。父檢，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。

荔幼聰敏，有志操。年九歲，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，倕問五經凡有十事，荔隨問輒應，無有遺失，倕甚異之。又嘗詣徵士何胤，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，胤言之於王，王欲見荔，荔辭曰：「未有板刺，無容拜謁。」王以荔有高尚之志，雅相欽重，還郡，即辟為主簿，荔又辭以年小不就。及長，美風儀，博覽墳籍，善屬文。釋褐梁西中郎行參軍，尋署法曹外兵參軍，兼丹陽詔獄正。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，荔乃製碑，奏上，帝命勒之于館，仍用荔為士林學士。尋為司文郎，遷通直散騎侍郎，兼中書舍人。時左右之任，多參權軸，內外機務，互有帶掌，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，居于西省，但以文史見知，當時號為清白。尋領大著作。

及侯景之亂，荔率親屬入臺，除鎮西諮議參軍，舍人如故。臺城陷，逃歸鄉里。侯景平，元帝徵為中書侍郎，貞陽侯，授揚州別駕，並不就。

張彪之據會稽也，荔時在焉。及文帝平彪，高祖遺荔書曰：「喪亂已來，賢哲凋散，君才用有美，聲聞許、洛，當今朝廷惟新，廣求英雋，豈可栖遲東土，獨善其身？今令兄子將接出都，想必副朝廷虛遲也。」文帝又與書曰：「君東南有美，聲譽洽聞，自應翰飛京許，共康時弊，而（刻）〔削〕跡丘園，[6]保茲獨善，豈使稱空谷之望邪？必願便爾俶裝，且為出都之計。唯遲披覿，在於茲日。」迫切之不得已，乃應命至都。高祖崩，文帝嗣位，除太子中庶子，仍侍太子讀書。尋領大著作、東揚揚州二州大中正，庶子如故。

初，荔母隨荔入臺，卒於臺內，尋而城陷，情禮不申，由是終身蔬食布衣，不聽音樂，雖任遇隆重，而居止儉素，淡然無營。文帝深器之，常引在左右，朝夕顧訪。荔性沉密，少言論，凡所獻替，莫有見其際者，故不列于後焉。

時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，依陳寶應，荔每言之輒流涕。文帝哀而謂曰：「我亦有弟

在遠，此情甚切，他人豈知。」乃敕寶應求寄，寶應終不遣。荔因以感疾，帝數往臨視。令荔將家口入省，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，乞停城外，文帝不許，乃令住於蘭臺，乘輿再三臨問，手敕中使，相望於道。又以荔蔬食積久，非羸疾所堪，乃敕曰：「能敦布素，乃當為高，卿年事已多，氣力稍減，方欲仗委，良須克壯，今給卿魚肉，不得固從所執也。」荔終不從。天嘉二年卒，時年五十九。文帝甚傷惜之，贈侍中，諡曰德子。及喪柩還鄉里，上親出臨送，當時榮之。子世基、世南，並少知名。

弟寄

寄字次安，少聰敏。年數歲，客有造其父者，遇寄於門，因嘲之曰：「郎君姓虞，必當無智。」寄應聲答曰：「文字不辨，豈得非愚？」客大慚。入謂其父曰：「此子非常人，文舉之對不是過也。」

及長，好學，善屬文。性沖靜，有栖遁之志。弱冠舉秀才，對策高第。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。大同中，嘗驟雨，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，梁武觀之甚有喜色，寄因上瑞雨頌。帝謂寄兄荔曰：「此頌典裁清拔，卿家之士龍也。將如何擢用？」寄聞之，歎曰：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申擊壤之情耳。吾豈買名求仕者乎？」乃閉門稱疾，唯以書籍自娛。岳陽王為會稽太守，引寄為行參軍，遷記室參軍，領郡五官掾。又轉中記室，掾如故。在職簡略煩苛，務存大體，曹局之內，終日寂然。

侯景之亂，寄隨兄荔入臺，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，加貞威將軍。京城陷，遁還鄉里。及張彪往臨川，彊寄俱行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，瑋嘗忤彪意，乃劫寄奔于晉安。時陳寶應據有閩中，得寄甚喜。高祖平侯景，寄勸令自結，寶應從之，乃遣使歸誠。承聖元年，除和戎將軍、中書侍郎，寶應愛其才，託以道阻不遣。每欲引寄為僚屬，委以文翰，寄固辭，獲免。

及寶應結婚留異，潛有逆謀，寄微知其意，言說之際，每陳逆順之理，微以諷諫，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。又嘗令左右誦漢書，臥而聽之，至蒯通說韓信曰「相君之背，貴不可言」，寶應蹶然起曰「可謂智士」。寄正色曰：「覆酈驕韓，未足稱智；豈若班彪王命，識所歸乎？」

寄知寶應不可諫，慮禍及己，乃為居士服以拒絕之。常居東山寺，偽稱腳疾，不復起，寶應以為假託，使燒寄所臥屋，寄安臥不動。親近將扶寄出，寄曰：「吾命有所懸，

避欲安往？」所縱火者，旋自救之。寶應自此方信。

及留異稱兵，寶應資其部曲，寄乃因書極諫曰：

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：寄流離世故，飄寓貴鄉，將軍待以上賓之禮，申以國士之眷，意氣所感，何日忘之。而寄沈痼彌留，愒陰將盡，常恐卒填溝壑，涓塵莫報，是以敢布腹心，冒陳丹款，願將軍留須臾之慮，少思察之，則瞑目之日，所懷畢矣。

夫安危之兆，禍福之機，匪獨天時，[7]亦由人事。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。是以明智之士，據重位而不傾，執大節而不失，豈惑於浮辭哉？將軍文武兼資，英威不世，往因多難，杖劍興師，援旗誓眾，抗威千里，豈不以四郊多壘，共謀王室，匡時報主，寧國庇民乎？此所以五尺童子，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。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，初濟艱難。[8]于時天下沸騰，民無定主，豺狼當道，鯨鯢橫擊，海內業業，未知所從。將軍運動微之鑒，折從衡之辯，策名委質，自託宗盟，此將軍妙筭遠圖，發於衷誠者也。及主上繼業，欽明睿聖，選賢與能，群臣輯睦，結將軍以維城之重，崇將軍以裂土之封。豈非宏謨廟略，推赤心於物也？屢申明詔，款篤殷勤，君臣之分定矣，骨肉之恩深矣。不意將軍惑於邪說，遽生異計，寄所以疾首痛心，泣盡繼之以血。[9]萬全之策，竊為將軍惜之。寄雖疾侵耄及，言無足採，千慮一得，請陳愚筭。願將軍少戢雷霆，賒其晷刻，使得盡狂瞽之說，披肝膽之誠，則雖死之日，由生之年也。[10]

自天厭梁德，多難荐臻，寰宇分崩，英雄互起，不可勝紀，人人自以為得之。然夷凶翦亂，拯溺扶危，四海樂推，三靈眷命，揖讓而居南面者，陳氏也。豈非歷數有在，惟天所授，當璧應運？其事甚明，一也。主上（入）〔承〕基，[11]明德遠被，天綱再張，地維重紐。夫以王琳之彊，侯瑱之力，進足以搖蕩中原，爭衡天下，退足以屈強江外，雄張偏隅。然或命一旅之師，或資一士之說，琳則瓦解冰泮，投身異域，瑱則厥角稽顙，委命闕廷。斯又天假之威，而除其患。其事甚明，二也。今將軍以藩戚之重，東南之眾，盡忠奉上，戮力勤王，豈不勳高竇融，寵過吳芮，析珪判野，南面稱孤？其事甚明，三也。且聖朝棄瑕忘過，寬厚得人，改過自新，咸加敘擢。至於余孝頃、潘純陀、李孝欽、歐陽頠等，悉委以心腹，任以爪牙，胸中豁然，曾無纖芥。況將軍舋非張繡，罪異畢諶，當何慮於危亡，何失於富貴？此又其事甚明，四也。方今周、齊鄰睦，境外無虞，并兵一向，匪朝伊夕，非劉、項競逐之機，楚、趙連從之勢，何得雍容高拱，坐論西伯？其事甚明，五也。且留將軍狼顧一隅，亟經摧衄，聲實虧喪，膽氣衰沮。高

瓖、向文政、留瑜、黃子玉，此數人者，將軍所知，首鼠兩端，唯利是視；其餘將帥，亦可見矣。孰能被堅執銳，長驅深入，繫馬埋輪，奮不顧命，以先士卒者乎？此又其事甚明，六也。且將軍之彊，孰如侯景？將軍之眾，孰如王琳？武皇滅侯景於前，今上摧王琳於後，此乃天時，非復人力。且兵革已後，民皆厭亂，其孰能棄墳墓，捐妻子，出萬死不顧之計，從將軍於白刃之閒乎？此又其事甚明，七也。歷觀前古，鑒之往事，子陽、季孟，傾覆相尋，餘善、（石）〔右〕渠，[12]危亡繼及，天命可畏，山川難恃。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，當天下之兵，以諸侯之資，拒天子之命，彊弱逆順，可得侔乎？此又其事甚明，八也。且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。不愛其親，豈能及物？留將軍身縻國爵，子尚王姬，猶且棄天屬而弗顧，背明君而孤立，危急之日，豈能同憂共患，不背將軍者乎？至於師老力屈，懼誅利賞，必有韓、智晉陽之謀，張、陳井陘之勢。此又其事甚明，九也。且北軍萬里遠鬥，鋒不可當，將軍自戰其地，人多顧後。梁安背向為心，修　匹夫之力，眾寡不敵，將帥不侔，師以無名而出，事以無機而動，以此稱兵，未知其利。夫以漢朝吳、楚，晉室潁、顒，連城數十，長戟百萬，拔本塞源，自圖家國，其有成功者乎？此又其事甚明，十也。

為將軍計者，莫若不遠而復，絕親留氏，秦郎、快郎，隨遣入質，釋甲偃兵，一遵詔旨。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，申以白馬之盟，朕弗食言，誓之宗社。寄聞明者鑒未形，智者不再計，此成敗之效，將軍勿疑。吉凶之幾，間不容髮。方今藩維尚少，皇子幼沖，凡預宗枝，皆蒙寵樹。況以將軍之地，將軍之才，將軍之名，將軍之勢，而能克修藩服，北面稱臣，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？豈不身與山河等安，名與金石相敝？願加三思，慮之無忽。

寄氣力綿微，餘陰無幾，感恩懷德，不覺狂言，鈇鉞之誅，甘之如薺。

寶應覽書大怒。或謂寶應曰：「虞公病勢漸篤，言多錯謬。」寶應意乃小釋。亦為寄有民望，且優容之。及寶應敗走，夜至蒲田，顧謂其子扞秦曰：「早從虞公計，不至今日。」扞秦但泣而已。寶應既擒，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，皆伏誅，唯寄以先識免禍。

初，沙門慧摽涉獵有才思，及寶應起兵，作五言詩以送之，曰：「送馬猶臨水，離旗稍引風，好看今夜月，當入紫微宮。」寶應得之甚悅。慧摽　以示寄，寄一覽便止，正色無言。摽退，寄謂所親曰：「摽公既以此始，必以此終。」後竟坐是誅。

文帝尋敕都督章昭達以理發遣，令寄還朝。及至，即日引見，謂寄曰：「管寧無恙。

」其慰勞之懷若此。頃之，文帝謂到仲舉曰：「衡陽王既出閤，雖未置府僚，然須得一人旦夕遊處，兼掌書記，宜求宿士有行業者。」仲舉未知所對，文帝曰：「吾自得之。」乃手敕用寄。寄入謝，文帝曰：「所以蹔屈卿遊藩者，非止以文翰相煩，乃令以師表相事也。」尋兼散騎常侍，聘齊，寄辭老疾，不行，除國子博士。頃之，又表求解職歸鄉里，文帝優旨報答，許其東還。仍除東揚州別駕，寄又以疾辭。高宗即位，徵授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，並不就。乃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，加戎昭將軍，又辭以疾，不任旦夕陪列。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，其有疑議，就以決之，但朔望牋修而已。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，將軍如故。十一年卒，時年七十。

寄少篤行，造次必於仁厚，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，至於臨危執節，則辭氣凜然，白刃不憚也。自流寓南土，與兄荔隔絕，因感氣病，每得荔書，氣輒奔劇，危殆者數矣。前後所居官，未嘗至秩滿，纔期年數月，便自求解退。常曰：「知足不辱，吾知足矣。」及謝病私庭，每諸王為州將，下車必造門致禮，命釋鞭板，以几杖侍坐。常出遊近寺，閭里傳相告語，老幼羅列，望拜道左。或言誓為約者，但指寄便不欺，其至行所感如此。所製文筆，遭亂多不存。

馬樞

馬樞字要理，扶風郿人也。祖靈慶，齊竟陵王錄事參軍。樞數歲而父母俱喪，為其姑所養。六歲，能誦孝經、論語、老子。及長，博極經史，尤善佛經及周易、老子義。

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，素聞其名，引為學士。綸時自講大品經，令樞講維摩、老子、周易，同日發題，道俗聽者二千人。王欲極觀優劣，乃謂眾曰：「與馬學士論義，必使屈伏，不得空立主客。」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，樞乃依次剖判，開其宗旨，然後枝分流別，轉變無窮，論者拱默聽受而已。綸甚嘉之，將引薦於朝廷。尋遇侯景之亂，綸舉兵援臺，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。樞肆志尋覽，殆將周遍，乃喟然歎曰：「吾聞貴爵位者以巢、由為桎梏，愛山林者以伊、呂為管庫，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，翫清虛則糠秕席上之說，稽之篤論，亦各從其好也。然支父有讓王之介，嚴子有傲帝之規，千載美談，所不廢也。比求志之士，望塗而息。豈天之不惠高尚，何山林之無聞甚乎？」乃隱于茅山，有終焉之志。

天嘉元年，文帝徵為度支尚書，辭不應命。時樞親故並居京口，每秋冬之際，時往遊焉。及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，欽其高尚，鄙不能致，乃卑辭厚意，令使者邀之，前後

數反，樞固辭以疾。門人或進曰：「鄱陽王待以師友，非關爵位，市朝之間，何妨靜默。」樞不得已，乃行。王別築室以處之，樞惡其崇麗，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。每王公餽餉，辭不獲已者，率十分受一。

樞少屬亂離，每所居之處，盜賊不入，依託者常數百家。目精洞黃，能視闇中物。常有白鷰一雙，巢其庭樹，馴狎　廡，時集几案，春來秋去，幾三十年。太建十三年卒，時年六十。撰《道覺論》二十卷行於世。

【評】

史臣曰：沈炯仕於梁室，年在知命，冀郎署之薄官，[13]止邑宰之卑職，及下筆盟壇，屬辭勸表，激揚旨趣，信文人之偉者歟！虞荔之獻籌沈密，盡其誠款，可謂有益明時矣。

校勘記

↑ 沈炯字禮明　「禮明」《南史》作「初明」。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引何焯說，云作「禮明」是。

↑ 別風餘（趾）〔址〕據北監本、汲本、殿本改。

↑ （自）〔百〕死輕生　據南監本及《元龜》七五四改。

↑ 若自虧身禮　「禮」各本並作「體」，《元龜》七五四同。按此指其自身當守之禮言，作「禮」是。

↑ 日者理切倚門　「倚門」北監本、汲本、殿本作「倚閭」。按倚門、倚閭皆言望子之切，同見《戰國策・齊策》。

↑ 而（刻）〔削〕跡丘園　據南監本、北監本、汲本、殿本改。

↑ 匪獨天時　「匪」字原墨丁，據各本補。

↑ 初濟艱難　「艱」字原墨丁，據各本補。

↑ 泣盡繼之以血　「盡」字下北監本、汲本、殿本有「而」字。

↑ 由生之年也　「由」南監本作「猶」。按猶由通。

↑ 主上（入）〔承〕基　據北監本、汲本、殿本及《南史》、《元龜》八三二改。

↑ 餘善（石）〔右〕渠　據北監本、汲本、殿本改。按右渠西漢時朝鮮國王。

↑ 冀郎署之薄官　「官」原訛「宦」，各本不訛，今改正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